



纸短情长

◆文化漫谈

✎潘江涛

——读杰宁报告文学《格老子叫珊卡》

知晓珊卡其人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。彼时，我还在广播站做采编，记得有一姓谢的通讯员爱写词，其中好几首歌词请珊卡谱曲后，屡屡斩获省里的大小奖项，从此埋下“珊卡”是谁的疑问。2023年5月，我受浙江省散文学会委托，在桐庐县陆春祥书院点评“风起江南”散文系列的4部作品，其中就有杰宁的《爱亦有心》。一年之后，我又读到杰宁的长篇报告文学《格老子叫珊卡》。忽然发现，30多年前埋下的疑问种子终于发芽：珊卡个性鲜明、业绩斐然，颇像查良镛笔下的“老顽童”。

二

珊卡是重庆人，自15岁离开家乡后，在浙江工作生活了近60年，“格老子”是他的口头禅。而在川渝地区，“格老子”是个方言词，通常指自己，无奈之时也用于调侃和笑骂别人。珊卡敬畏文字，每写好一首词，或者谱好一支曲，他总要将其揣在口袋里，反复吟唱揣摩，精益求精。“一首经典好歌必定包含其独有的词作、曲谱和唯其独享的歌手，且三者不可有任何瑕疵。”珊卡谦虚地说，“我作词谱曲60多年，总共谱曲3000多首，拿到全国一等奖的有100首，但传唱不衰的就差不多了。”珊卡肯吃苦，是当年的苦难成就了今日的辉煌。只是，杰宁惜墨，仅写了《重庆娃子的苦难童年》《打赤脚上学的川娃子》两小节，貌似分量不重，但其中说到的两个生活细节，却足以佐证珊卡的人生根基：忍和韧。珊卡是在日寇陪都重庆的无差别轰炸中呱呱坠地的，因为生不逢时，小小年纪便遍尝衣不遮体、颠沛流离和饥不择食之苦楚。他5岁入学，16岁入职，入职不到一年又被送去技工培训班学习。有一天下雪，珊卡还打着赤脚，班主任钟老师见状，好奇地问他，为啥不穿鞋？珊卡父母多产，20年间生育了13个子女（7男6女，其中两个因不足月而夭折），珊卡排行老二。面对培训老师的疑问，他只能如实回答，口多力薄买不起。平日日子，珊卡都光着脚丫，哪怕是寒冬腊月，顶多裹上几片麻布，再套一双草鞋……珊卡从懵懂少年到安享晚年，从二八年华到耄耋之年，一直辗转于川、甘、闽、皖、浙数省的崇山峻岭之中，无不以“柔软而结实”的姿态工作与生活，即便临近退休，他还感恩组织，为自己的原单位倾心打磨《电力建设者心声》，并捧回“全国首届企业厂歌大赛”最佳作品奖。这个奖说大也大，说小亦小。因为珊卡最看重的，还是国家三部委联合颁发的“全国职工自学成才”奖——那是汗水和心血之结晶。

三

书与画，同质而异体，故有“书画同源”之说。音乐是节奏美，线条与空间所营造的氛围，抑扬顿挫，令人陶醉。而书法是技术美，高超的线条质量和精巧的空间分割，雅俗共赏，令人回味。一生择一事，一世倾芳华。如果说珊卡在音乐上的造詣，是凭凭“勤学”得来的，那么他那一手变形篆隶，则应归功于“苦练”。杰宁写道：“珊卡将音乐创作中的快慢强弱、明暗对比，以及立体丰富的高潮安排等技法用于书法创作，下笔抑扬顿挫，重疾徐均，富含节奏”“字里行间‘音’魂不散，似乎都跳动着音符的节奏”。（《“音书”是这样炼成的》）“学书须用心，心正则笔正。”（启功语）艺术家心中或多或少都有自己喜欢的偶像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上海知名作曲家刘其发曾发布《书法大师名录》，直言不讳地给出自己所推崇的12位“偶像”：王羲之、苏东坡、董其昌、赵孟頫、沈尹默、于右任、郭沫若、康生、林散之、赵冷月、任政、珊卡。字写得漂亮，充其量只是一个写字匠而已，书法必须有章法。一字一行之间，一点一画之内所蕴含的黑白流变，玄机妙理，自然气韵都很重要。珊卡擅长的“音书”，是一种将音符融入书法艺术的大美创意。对这种变形篆隶的评判，尽管没有一个恒定标准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但珊卡能成为一些专家学者的“偶像”，足见其实力。忽然想起十多年前结识的胡涛，现在金华（中国）水电十二局当差，早年与珊卡有没有交集？“我俩是忘年交。”去电征询，胡涛“秒回”，并发来一张合影，背景恰好是一幅“涛声依旧”的书法作品。“那幅字，是珊卡先生的音书？”“对的。他自学成才，还为局里谱写了一首歌，我从

心底里佩服。他的书法用笔严谨精巧，结字道媚多姿，气韵精致华美，我很喜欢。”恕我孤陋寡闻，“音书”还是头一回见到，听胡涛这么一说，便把照片放大，仔细瞧了瞧。珊卡的音书既有古典韵味，又不失现代气息。每一个字仿佛是一个音符，一个情感的载体，可观赏，更能品味。

四

笔名是一种文化，大多饶有情趣，满含深意。珊卡，原名姚春荣。其由来，与著名作家沈雁冰的笔名矛盾有些相似，都是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。“姚春荣是谁？没听说过，就这么一个搞水电建设的工人也能写出好歌来？……先删了吧！”《“珊卡”是这样得名的》对文艺工作者而言，作品就是商品，总想让更多人看到或者听到，实现其自身价值。然而，无数灵感乍现，激情澎湃时写下的曲子，皆因姚春荣是个无名小卒而胎死腹中；很多采风谱就的得意之作，试投之后老是否无音信。“好吧，既然你们对我的歌曲又删又卡，那我就以‘珊卡’为名，看你们到底能删我卡我到何时！”珊卡的做法貌似意气用事，但未尝不是一种真实心境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珊卡读到云南省著名作家卢云生写的《五十六根琴弦连北京》歌词，很是欢喜，立马给它谱上曲调，先后投给国内20多家音乐刊物。岂料，珊卡连投了17年，不是查无音信，就是石沉大海。“一首好的曲子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，好的音乐是不会死亡的。”1997年初，中宣部向全国征集优秀歌曲，珊卡便把《五十六根琴弦连北京》送到了省里，却依然没被“专家”看中。幸好，从北京请来的“伯乐”慧眼识珠，硬是从众多落选作品中将其“捞”出，参评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最后，经层层筛选和无记名投票：《春天的故事》排名第一，歌颂香港回归的《百年》排名第二，珊卡的《五十六根琴弦连北京》排名第三，喜获季军奖杯。“五个一工程”奖是中国文艺创作最高奖，也是音乐家、作曲家们梦寐以求的目标。彼时，珊卡还是籍籍无名的业余作曲家。

珊卡成名之后，前来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——或约请授课，或讨教技巧，或盛邀加盟。而所谓“加盟”者，要么是重金邀其为他们的企业填词作曲，要么是请他参加各种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。面对种种盛情，珊卡一一婉拒。名师出高徒。近年来，全国各地投在珊卡门下的学艺者不少，好多学生感念导师的悉心指导，想奉上稿酬和奖金，珊卡不仅没收，反而给予“严肃批评”。钱既是一面照妖镜，更是一把良心尺。把钱看淡，是一种至高境界。珊卡不为欲念和利益驱使，看得通透，活得潇洒，实乃傲骨使然。

五

报告文学是文学“轻骑兵”，最大特点是非虚构性。非虚构源于事物的本真，需要作者深入采访和细致观察。珊卡与杰宁有名义上的师徒关系，但杰宁写下的文字早已泄露“秘密”，呈现出一种难得的亦师亦友之亲情。珊卡，原名陈荣华，祖籍东阳，现居宁波。他是一位孔武刚毅的汉子——武警出身，扛过枪，抓过悍匪，参战时负过伤，荣立二等功及3次三等功，曾荣获伤残荣誉军人和全国优秀劳模人民警察称号，著有散文集《回眸觅玉》《爱亦有心》《拨雾寻迹两万里》。在《格老子叫珊卡》中，杰宁详细描述了珊卡的艺术成就，但又不拘泥于传记文学以时间为脉络的惯常写法，而是娴熟地运用叙述、白描、倒转、钩沉、引用等散文随笔的创作技巧，结构奇瑰，文笔流畅，细节丰盈。而这所有的一切，只因珊卡与杰宁之间距离较近而来，亦因真情付出而至——片段式的书写，是靠思想之魂来完成的，虽说篇幅不长，但写得很接地气。换言之，没有珊卡，此书就成了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，就没有文章的丰富与精彩；没有杰宁，书中所写的故事，很可能就只是一堆没有经过精心加工的原始材料，埋在珊卡心里，时日一长，就会渐渐被岁月浸染，难以焕发耀眼之光。但幸运的是，坚毅的珊卡和刚毅的杰宁，有了一种命定的机缘，珠联璧合，彼此成就。文无定法。不管何种创作方式，传记可以是一本书那样厚重，也可以是一篇文章这般饱满。纸短情长，浓缩的正是主人公珊卡跌宕起伏、精彩纷呈的人生。品读此书，我们如能因此珍惜当下，珍惜身边人，珍惜生活之日常，不正是阅读对现实的美好观照吗？

辣椒炒肉

◆烟火人间

✎郑凌红

高山辣椒收藤了。天气一冷，就想着吃点辣。无辣不欢是一种瘾，藏在寻常的人群中。作为主菜，辣椒炒肉是家常菜，也是我的心头好。回老家的路上，有一家饭店，那里的辣椒炒肉，名扬四方，农村里的老厨师都点头称赞，它有一个专属名称，叫东花炒肉。东花是老板娘的名字，她店里的辣椒炒肉火了二三十年。她出名，也是因为这道菜。确切地说，是土辣椒炒土猪肉。本地人，喜欢叫新鲜肉炒辣椒，简称青椒炒肉。胖胖的青椒，在我眼里是不被认可的，那种是菜椒，有凹凸感，不光滑，没有刺激感，不会正眼看、细细品。青椒，一定要像穿旗袍的妙龄女子，身材够好，修长水灵，才有味道。而农家自己种的辣椒，够土，闻着有泥土味，也有辣味，还有人情味，是被用心培育的。如果你是亲自去摘的辣椒，摘多了，手上会辣辣的。这样的辣椒，才是青椒炒

肉的半壁江山。猪肉，最好是土猪肉，喂杂粮，有土味。刺啦刺啦，噼里啪啦，锅里有“滋滋滋”的声音，一盘肉转眼就上了桌。红辣椒，青辣椒，白大蒜，肥肉，精肉，半精不肥的肉，黄里透出酱油浇灌的黑，表层是油水淋浴的鲜翠，真的是人见人爱，谁见了谁流口水。拿筷，拆盖，夹肉，咬辣椒，饮料咕咚咕咚地下肚。肉好香，和小时候吃肉的感觉一样。大蒜也很嫩，有点甜。辣椒百口不腻，一层层地递进，中和肉的紧实感，延续胃的扩展度。时间就那样静止下来，边上后来的食客像隔了金钟罩，封上了结界，进不来，无声息。生活多半是单调的，美食在品尝和分享中稀释了循环往复的单调。每一个喜欢做菜的人，一定对生活充满了热爱。哪怕是最常见的食材，都有着大道至简、大隐于市的生活禅。轻轻地，温暖地闯进每一个寻常却独特的人生。

月光下的凤尾竹

◆会然一笑

✎刘会然



在吴溪口西岸，断断续续摇曳着三四丛凤尾竹。这一些凤尾竹从像“小品”，短的只有一两米，长的也就绵延二十来米。每次路经吴溪口，撞见这几丛凤尾竹，我都会有意放慢脚步，细细注视一番。其他竹类，大多是一竿子滚圆到顶，枝干修长，竹叶披拂。凤尾竹矮蓬蓬的，枝干纤细，叶片翩跹。或许，正因为她团团丛生，枝干细，枝叶狭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颇似凤凰的尾巴一样摇曳多姿。于是乎，低矮的竹丛，就得了“凤尾竹”这个曼妙的名字。第一次，我们一家四口去吴溪散步，还是两年前的一个傍晚。那晚的月光朦胧，树影婆娑，道路影影绰绰，不甚分明。我们由南向北，沿着西岸的步行道，朝义乌江缓行。我点开手机上的手电筒，在前面探路；儿子和女儿走在中间；爱人断后。吴溪口东岸有路灯闪烁，西岸却暗黑一片。东岸靠近镇街，行人较多。西岸挨着田畴，人行稀疏。在苍茫的夜色下，我们一家在西岸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夜色渐浓，夜虫鸣声四起。路旁的灌木丛中，时有小动物爬行的窸窣声。我们的心，有些许拘谨和忐忑。不多时，发现前面的道旁，有一溜矮小的树影，似灌木，但又纤细高挑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轻轻荡漾。远远看去，像是朝我们挥手致意。我们加快了脚步，走近一瞧，原来是几丛凤尾竹。这时，我们心里涌现了一丝小欣喜。在夜色的掩映下，这些凤尾竹簇拥着，静默着，就像用淡墨绘就的立体画。刹那间，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的旋律，就开始在我心头回响。金华籍施光南先生谱曲的民歌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，以悠扬、恬静、唯美著称。“月光啊，下面的凤尾竹哟。轻柔啊，美丽像绿色的雾哟……”歌曲悠扬，清新淡雅。摇曳着轻盈尾巴的凤尾竹，不止摇曳在眼前，也摇曳在心间。小时候，江南赣中老家菜园的田埂上，也有一丛细小的竹子。那时，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字。这丛矮矮矮的竹子紧挨菜垅，一长高就遮蔽蔬菜的阳光和雨露。大人们总觉得这从竹子碍事。每长到半米左右，大人们就会用镰刀或斧头砍伐竹丛。由于竹竿太细，枝叶太嫩，做柴火都轮不到它们。顶多，需要坚韧又轻便的赶牛鞭时，他们才会随手抽走几根。有一年，草木萌发时节，我家隔壁的苏莲姑姑，摘

了满竹篮的细竹笋，都是碧黄的嫩芽笋。我问苏莲姑姑：“这是哪里摘的？”苏莲姑姑笑咪咪回答道：“就是菜园田埂上摘的。”我惊讶道：“这些小竹笋也能吃？”那时，苏莲姑姑风华正茂，只是右脚有点残伤，走路时，脚后跟一颠一顿。由于脚的缘故，苏莲姑姑好久没有出嫁。后来，嫁给邻乡一个矮驼子。这矮驼子外表丑陋，没生育能力，还时常锤打苏莲姑姑。经过多番折腾，苏莲姑姑终于离婚。后来，苏莲姑姑嫁给一位在城里拉板车的男子，并很快生下了两个女儿。时光荡漾，我离开家乡，外出求学，异地工作，路过很多地方，见识过很多类似的矮竹丛，也知道了她有个唯美的名字：凤尾竹。每次看到凤尾竹，耳畔除了回荡那首悠扬动听的《月光下的凤尾竹》，还会想起家乡田埂上那丛不受待见的矮竹丛。我也会想起苏莲姑姑曾摘过的、嫩黄的嫩芽笋。想想，那时我还是一个懵懂的乡村小男孩。如今，我已是人到中年。苏莲姑姑也快六十岁了。偶然，读到明代唐文凤《东龛寺》中两句诗：“瑟瑟风语龙髯松，潇潇雨敲凤尾竹。”让人眼前浮现瑟瑟风吹、细雨敲竹的画面。真是静谧而闲适，深邃而渺远。那晚，我们一家四口途经凤尾竹丛时，虽然没有潇潇细雨，但有淡月，有微风。看凤尾竹丛和竹影，亦有独特的风姿与风韵，给人以遐思遐想。“月光啊，下面的凤尾竹哟。轻柔啊，美丽像绿色的雾哟……”月光下的凤尾竹，轻柔如绿色的雾，美丽像墨色的画。这幅画里，凤尾摇摇，绿雾飘飘，蕴含多少人间况味和期许啊！



孔修 摄